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廿三
廿四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三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襄子成增評

上梅直講書

悲周公之不過者
周公以後千餘年
間唯東坡一人其
才之美恐亦不愧
姬且流亞

孔子是主周公是
客却以客先提然
後及主後面主客
錯綜愈出愈妙是
蘇家秘法宜乎歐
九讀此喪然自失
也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
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
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
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
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

夫字發語洗發周
公不遇以而字忽歸
入孔子敏心敏腕

樂富貴樂貧賤以
一而字聯合兩句
對待變化此法自
戰國策來蘇家每
用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
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
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
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久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
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久
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
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
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

入實事如與冒論
不相干涉讀者亦
為之擔憂讀至一
朝為知己忽覺叙
實句句皆活動

堰入一層問梅公
之樂文氣豐厚是
養局法也

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
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
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
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
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
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
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
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
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
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

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并欲窺尋公之樂。悠然而不盡。軾願與聞焉。

見富貴不足重。而師友以道相樂。乃人間之至樂也。周公孔顏憑空發論。以下層次照應。空靈飄灑。東坡文之以韻勝者。

答李端叔書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久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逋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棗。未易詰其所出。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只又大

譬喻妙妙在隨筆出之不費思此這

翁獨擅技倆

又一譬隨筆出之

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貧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說說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

又二譬隨筆出之然
前二譬各一事此
層出三物不用意
而變
重門深鎖無尋處
唯有碧桃千樹花
可以形容此段

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此東坡先生傷弓之言也。後歸於莊生之旨，勿認為牢騷玩世。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知。其為久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文。故汪洋澹泊。有二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

自孔子不能使久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蕪。此則王氏之同也。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持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大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觀縷。

好入同己。自是私心。王氏用久亦然。不止文章也。小小短札。見當時文體政治之壞。謂此文為遊戲者。甚勿以知文許之。

與謝民師推官書

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敢言也。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

与昌黎答李翊書
合讀可悟古人作
文之意

昌黎猶每每屈指於揚雄司馬相如而不知洛陽少年余每讀不平及讀坡公此書乃拍案呼快

積精之誤

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此者甚眾。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積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

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

貶揚以伸屈賈議論千古前半行雲流水數言即東坡自道其行文之妙。前幾年有鉅公某專取不可解之文支離杜撰天下從之靡靡向風如漂鬼國此又揚子之罪人也

與李公擇

此公本色如客端
叔交淡言淺不可
認為實然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能為此語。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倘當時宵小見之。必云此老倔强猶昔。

蘇文忠作范文正

公集序如何下筆

乃開闢自其童時

聞名壯歲不得見

叙起妙小題大做

人人知之此大題

小做也

此篇與樂全先生

集序對看乃見變

化處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久，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

此坡翁所以大題小做也

收拾前面然後說出大休筆態落落大方真大家手段

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序。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于。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

文正集中蓋萬言
書壓卷故最表章
之

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

不費力

坡公本欲引有德
者有言便結，忽覺
此結唯結文正之
德未結文正之功
故憶及戰則克語
隨筆再引，雙關，收
上不復置掉尾，此
等無法之法，唯老
坡為之。

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雙收嚴整為歐陽公作序，應從道德立論，為范文正公作序，應從事功立論，各有專屬，不似近人文字。將道德文章事功一齊稱贊，漫無歸着也。後半說范公之文一本於誠，故為有用之書，此即修辭立其誠意。

六一居士集序

公作集序總不及老歐此篇為歐作集序宜屬其極力苦思之筆而不滿人意余不敢雷同昔人滿口頌贊也而字蘇家慣用字法不已誇乎長公句法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揚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洪水之患蓋不至是也一語妙妙在於忽出

以上往復起伏一篇精神已盡于此故下面不免衰頹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是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二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是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止

沈曰唐憲宗後至宋仁宗二百餘年諸本三百誤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

此處隨筆收拾欠緊切

頭重脚輕之病。雖坡翁不能免。此後學所當為戒也。

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楊墨申商老莊佛氏俱為王氏新學作影。新學之熾幾與楊墨申商等禍相埒。因歐陽子書存而天下猶知準的。不至潰敗決裂。則其有功聖學。由韓孟氏以達於孔子者。信而有徵矣。第認為推尊座主之文。毋乃譎言。

鼂君成詩集序

沈曰湯薦吏揚善故有子安世雄州太玄擬易求名而無其實故無子其實雄之失行在為芥大夫竊虛名猶未也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其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為君子。

起處結構嚴整
重而入題去乃以
能詩與君子人兩
意成波瀾他人必
不如此超脫

雖如撇去本意而
其實不知二字乃
辭其名之換面轉
頭者故血脈未嘗
斷也

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
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
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
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
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
知君之為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
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
仕二十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歿。由此觀之。非獨吾不
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久而每
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歸入起處之意不
費力

引一典貼襯本意
不如此則頭重脚
輕矣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後偉。
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其實。而辭其
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邵為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
者微服入蜀。館於邵。邵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為漢
中守。而邵猶為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
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有實辭名是主意。達賢蔽賢。只作陪說也。因其子
補之之請。無中生有。得此反覆紆曲之筆。經營布
置無限苦心。

韓魏公醉白堂記

荆公曰此篇為韓白優劣論吾不能不左袒之

有此纔可誦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

無足恠者以前妙以下無甚奇

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

非獨云云無此一句不可收拾
補此一段掉尾文
氣不淺薄

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下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

此下本集有作記
之由此本刪去乃
不成文

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推贊魏公。都酬應語耳。文將韓白之彼此。有無互
相比較。而歸本於兩賢之所同。則筆墨所到。皆成
波瀾煙雲矣。歐陽公畫錦堂記。純乎實說。未免遜
此風格。

東坡諸記中此篇最嚴整可法

自歐公金石錄序來而彼婉宥此緊嚴

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一字千金

引三典尤切於書妙在簡捷是用典之法也使曾子固

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

為之則數百言未已

上言少書此言多書以何哉。頓折故對股不方板

余猶及見云云。將及今事故。擢出改端文有波折其實一段耳

又以何也。結之。不說破其故。留下文餘地。此作品也

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

而書固自如也云
云一語忽拗折歸
入篇首之意此仁
者之心也一語結
了悠然有餘韻他
人必不能如此結
了此作品也
此段一篇餘波而
風韻姿致全在此

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惟書乎。句以前一
意以後至此又何
也。句又一意。此仁
者之心也。句以前
與庶有益乎。句以
前二段各一意。皆
照應篇首。而題腹
論講之意。猶欠收
拾。故於末尾兩行
補足之。文法周匝
無滲漉。又見表裏
變化處。

藏書以遺來者。固仁者之用心。東坡拈出此旨。以警學者。亦仁人之心也。文律關鍵緊嚴。又其餘事。○近代藏書家。厭常喜新。每求僻簡。斷編七略。四庫所不列者。詭為秘函。其實前賢所不暇觀者也。讀李氏藏書記。并及之。以告天下之好新奇而棄樸學者。

此篇雖有贈友人
口之語。蹊。運。畢。露。
非。坡。文。之。至。者。余
不。甚。喜。也。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
寓意於物。則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則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

笑曰云云有此纒
可稱長公文

達識名言居然不
朽余未能至此地
位自知其病而莫
之能醫也

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元之走舸。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_{于向亦同此情今亦捐棄久矣}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

起結並不如墨寶堂記之起脫取此舍彼沈叟之意如何

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自是達人之言必謂是諷晉卿轉嫌粘滯

當時蜀人世以為狡悍難治如張牟崖以善治蜀稱則時論可見三蘇嘆慨日久故少公蜀論亦言其意而長公因得樓記之請詳叙分疏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提綱}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貴經術}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重氏族}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尊吏}其行

此文要觀易治易
事二意無對伏痕
跡處

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

此處出易治字

智字不知之誤
不知者以為難治
其實易治也暗伏
易治字
此處出易事字

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久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智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眾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

收繳全篇筆力萬鈞

引古語為游衍勢然後及已所以錄之意文勢豐厚

結處風韵絕世其實自昌黎滕王閣記來以全篇結構

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既去鄉久。不應向樓之風景着筆。猶昌黎作新修

各殊故無闕襲之嫌耳

滕王閣記通篇以未得造觀為主。閣之風景。不描寫也。只詳叙風俗之美。而黎侯之治。可以想見。此作者極造意處。

凌虛臺記

起手自意外落筆
突兀之甚
臺下脫因字

儲在陸評此段為
宋派先獲我心

形容妙與下山踊
躍而出皆非子瞻
不能言真仙人口
吻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

拈出全題於此故
不泛是學文者所
當知也

一篇生色在此他
日作超然臺記亦
有類此一段蓋自
史遷周紀武王營
洛語來子瞻平生
所喜爾

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

而况於此臺歟一
句頓落歸入本題
妙
又趁前語勢再以
而况成章
世有足恃者不說
破妙有千里烟波
之致曰三不朽倉
父語耳
此篇自歐公岷山
亭記真州東園記
等立思而別出一
機軸駕而上之子
瞻此時二十七八
而波瀾老成如此

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于臺
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發明廢興成毀湍瀾洄洑感慨歔歔後歸於不朽
之三不止作達觀曠識齊得喪忘古今也楊升菴
謂是譏太守文儲在陸又謂是宋人習氣俱未必
然

宜乎老歐畏之所
謂自今廿餘年人
不復說老夫者真
矣
極開澹之意極偉
麗之文
樂字通篇神理

是坡翁一生本領
故言之玲瓏透徹
如此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
者也。鋪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
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
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
者。有盡。美惡之辯。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
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
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
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蘇東坡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妙喻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_點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

見非故意構作者

登樓所眺乃見超然意鋪叙宏麗有韻有調讀之万遍不厭節奏全在乎而其三字上

挽到樂字上

至末尾乃點題然後兩句掉尾通体皆動

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黃石齋云。不惟文思溫潤有餘。而說安遇順性之

理極為透徹。此坡翁生平實際也。故其臨老謫居海外窮愁顛倒。無不自得。真能超然物外者矣。不得所樂。雖窮奢極欲。皆不自滿足之境。能遊於物外。則窮居疏食。皆樂意也。此莊生達觀之見。猶且無入不得。况有味於孔顏之樂者耶。通篇含超然意。末路點題。亦是一法。登臺四望一段。從習鑿齒與桓秘書文脫化而出。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

名天驥

叙事空濶清曠非坡公無此筆氣

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俟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題目是放鶴亭記
却把酒為個陪客
兩意對縮他人為
之如何收到於雀
上今全不置結於
對縮最末為一撤

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
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
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
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
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

翻勢因以為結放
蕩之甚

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
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
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
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插入飲酒一段。見人君不可留意於物。而隱士之
居。不妨輕世肆志。此南面之君。未易隱居之樂也。
中間而况于鶴乎。一句玲瓏跳脫。賓主分明。極行
文之能事。

石鐘山記

水經桑欽作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水經注已明但以為下臨深潭。

体面好

石字鐘字一順一
逆此文章定法

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
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令陋意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
是說也予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予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無此一段文字無
色態濃厚處

洗發鐘字

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歎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
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
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
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
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
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
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
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二十三

二八尾

聞殆與子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鄴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獨言鄴元而及士大夫漁工水師以而字一轉入李渤文勢不板掉尾鄴李雙收篇法匪密

不聞見而臆斷句未必通首眼自然着此句乃深遠矣
記山水并悟讀書觀理之法蓋臆斷有無而或簡或陋均非可以求古人也通體神行末幅尤極得心應手之樂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二十四

蘇軾子瞻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公下篇首一筆時掀髯而書可想見
借孔孟言是林西仲亦云然其意謂此語在韓公承當不起焉耳余謂是道學者流之見也坡翁之意直指韓公也
傳說上而字一本無之似是
蘇文似潮於此等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

處見之

以而字轉下自幽
說到明筆墨變幻

沈曰憲宗至元祐
五年祇二百二十
餘年

讀至于此見篇首
二語實指韓公
不可不二層能不
能三層相配與五
失字四不字為呼

之然哉其必有善形浩然之氣不依形而立不恃立而行不待生而
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
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
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
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
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東坡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
始開此口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諫佛骨事犯人之怒而勇奪三
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庭奏事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
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
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

應勢然三層皆倒
能不當言不能
能則順矣然句勢
不得不如此
沈曰昌黎袁州後
未嘗不安於朝此
蘇公借以自言其
遇
是潮州廟自不可
又公在潮事迹故
自衡山鱷魚廟食
南海說至趙德又
說潮人事公然後
入新廟如引繩貫
珠

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
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鏘李逢
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
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
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
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

設問答為一翻跌
振起全勢其實昭
應篇首浩氣塞天
地精神貫融結構
匪密諸家評此文
多謂其漫無統紀
未深考耳

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
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
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
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
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
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辟
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
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
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歌詞亦武韓公非東坡本色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

公昔騎龍起得突
兀奇幻非坡翁誰
能道出一歌雖摹
韓其飄逸清雄處
是自坡本色

文澹泊故詩以奇
麗配之一碑乃覺
不索莫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東
鮫鱷如駟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操
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朱子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
百十遭忽得匹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
文亦以浩然之氣行之故縱橫揮洒而不規規於

如此分行段看亦尋常眼孔此篇命意所在大抵謂如公者生死關天非人力如浩氣無所不至自首至尾不外此意

聯絡照應之法。合以神。不必合以迹也。○前一段見參天地。關盛衰。由於浩然之氣。中一段見公之合於天。而乖於人。是所以貶斥之故。後一段是潮人所以立廟之故。脈理極清。○吳門惠仲儒學士視學廣南。教士人以經史之學。凡六載。士風丕變。今潮人祀於韓山。位在趙德之次。見吾吳有人而潮人之能不忘所自也。附識於此。

此篇在蘇文中別是一種出色不着

議論純用叙事脫盡宋人氣習明王李諸人開口輒稱太史公有此等文字否

先言蕪廢不治之不可所以不可於下面見之然於叙事中見之妙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林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一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以上叙錢氏始末
簡括六一先生吳
越世家不下萬餘
言被門生數行文
括盡了宜乎有放
出一頭之言

甚厚甚大二段總
於叙事見其所以
厚本末唯各以一
句着議論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甚厚甚大而令墳
廡不治如此甚不
可庸筆必為數十
百言張瞻明目的
議論今開闢引竇
融一曲曰甚非所
以勸獎忠臣云云
仍前以一句着議
論
以下處置未亦曰
以稱朝廷待錢氏
之意唯一句議論

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是碑表忠觀也然而一篇唯把趙清臣林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而一篇唯把趙清獻疏見觀所以建銘曰

總結三字曰制曰可則見觀之建建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

於天子之手。靖蜒點水手段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前錢氏謚皆冒忠字又勸獎忠臣句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等已微運表忠意而不露至末尾點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

出之大佳序文雄麗渾雅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球馬。四十一年。

亦絢爛奪目如大海龍宮珠璣金玉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不測蘊底。西漢以下不見儔匹如昌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

黎諸碑猶見刻削痕似輸此豐厚渾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老原碑未必具自己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作也宜位姓名撰云云表其功。表其德。無非所以表忠也。直叙趙清獻疏。

荆公與文忠畢生仇隙而評此文一而系以銘。點竄之功。曾異司馬子長。邪荆公謂其。

語乃千古知己奇哉文章如精金美似史記秦楚之際。諸侯王年表。洵然。

玉市有定價不可私低昂也

癸未正月二日再

閱此文遂批此日

朝晴補微雨

是蘇公大手筆而

其苦心亦甚蓋行

狀墓表既已盡之

矣以議論起以議

論結異樣結構異

樣筆墨不許庸人

評說

沈曰一路說天佑

二聖由能用司馬

公之故寬寬說來

奉詔作文自應如

此昌黎奉詔作亦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
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
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譯稽首請命惟西羗夏人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
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
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羗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
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然

篇首自天下大治

亂處叙起然後入

題極奇變極正大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
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

好證左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渺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累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以自見聞者言最親切有味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夷狄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奠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以上司馬公最不可及處獨提出之其餘不必言是省文法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

慣用手法以上如序論以下如傳

舉平生大節極簡括嚴核可見筆力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

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
 患及內侍任守忠姦竄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
 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
 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
 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
 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
 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
 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
 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
 不受命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

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
 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
 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
 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
 茶法最後遂罷取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
 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
 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
 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謚以
 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

朱晦菴與門人評此文以手橫在卷上曰以上自一篇文字以下自一篇文字蓋言此段也然篇首以上与太后用司馬公起而

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

此處又申言後又以既全方異對縮則前後未嘗不聯絡也

受誨而不怒者也復句法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精神尤在此段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

而精彩倍出全神
在此道學先生必
誹為雜霸

此段併詩如論贊

為。壘。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
而。紹。宗。與。勳。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
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久。之。名。而。
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
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
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
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
四。方。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余謂此篇非讀熟
史記不能為叙議
夾雜乃自伯夷管
晏孟荀等脫化來
鹿門歸愚並未及
知之耳

鹿門謂子瞻不長叙事不得太史公法門以入手
寬緩中間夾入議論也然此文奉詔作則推原君
德歸美先帝乃為合格况既有狀志事跡亦可從
略烏得以尋常法繩之○司馬文正不大用於神

宗而委任於二聖。父子繼述之際，殊難立言。文中謂神宗之不用正以留詔後人，真有回斡大造之妙。或云子瞻因二聖撤金蓮燭送歸院時所言，中有感觸歸美神宗，此又淺之乎。窺子瞻矣。

日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

沈曰王安石以經術取士似高於詩賦矣及致之於用

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

一無實得此求道而不務實學也設喻痛加針砭

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未嘗見而求之人。是一意不學而強求其得。是一意前後兩意俱用設喻成文。妙悟全得。莊子愈淺。近言道愈明。所云每下愈况者耶。

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糝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

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安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成才在乎能養。而養之實全在務學。求養而不務

學猶欲歲取十千而無墮田之本也喻意說明正義自見與日喻篇同一作法

文之据經術之意

者易流於腐如眉

山獨不然所以不

然者何曰實

先舉已所自驗甚

妙蓋歷嘗多難者

所見必實

坡翁之文善用長

兵此篇獨用短兵

其拗折處頗似荆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吾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

叙語簡得妙

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東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此又剛之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之。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

叙語曲折得妙

撇倭不仁而獨重
提剛仁單就活十
二人證之為結乃
不合學
以上人猶能言至
世乃曰太剛則折
以下數句非坡翁
不能言益見實見
實論一句一折如
短兵挫敵所當皆
破
士患不剛耳坡翁
坐此顛踣困頓以
終其身然曰折不

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免。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者言非謂仁者之勇也柔靡人借此藏身得此定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勳。勳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舉二事以概其生平。其得與於仁可知矣。議論矯然。筆力蒼然。

折天也則知其安而不悔也如此人品如此文品宜其卓絕千古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况自畫

其所見者乎

即莊子腰忘帶足忘履意得其解者自遇之未又轉出道藝相兼使學者知所從入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
 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
 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
 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
 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邪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
 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
 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
 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
 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

形容妙然輓近過
 蘭人作畫有此趣
 南宗不取也

已。

舉三畫而他可類推道子之畫子瞻之評唯聖神
 於此藝者能之

書蒲永昇畫後

不獨畫品詩品文
品亦可判雅俗于
此矣

非坡翁不能形容
至此所謂兔起鶻
落少縱則逝者意
翁作文亦然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
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
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
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
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
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
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
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躑之勢洶洶欲
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

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
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
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
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
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
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
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
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活水死水可悟行文之法中蒼黃入寺一段尤能
狀出神來之候蓋古今妙文無有不成於神來者

天機忽動。得之自然。人力不與也。

東坡自謂賦雖能
言語於史事不是

當行家後人亦服
其議論不稱敘事

然如此一傳可謂
得龍門神髓矣

少時云伏案
筆墨瀟洒處是其

本色非故意模史
遷者

不先點姓名結構
奇處全在於此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久。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

此段文之中權得
此前後皆有生色
沈曰前吾故人句
內已含此一段文
字矣得此追叙見
隱人本非枯槁寂
寞之人作法之妙
不可思議
而豈山中之人哉
是坡翁常調然以
此句混融叙議如
伯夷傳因此觀之
怨邪非邪蓋神合
也
文如游龍在雲中

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
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披二矢游西山鵲
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
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
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
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
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乍現乍隱究不露
全身所以為妙
壬午除夕閱至此

生前作傳故別於尋常傳體通篇只叙其遊俠隱
淪而不及世系與生平行事此傳中變調也寫游
俠須眉欲動寫隱淪姓字俱沈自是傳神能事

亡妻王氏墓志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孝謹}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敏靜}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從軾官於鳳州。軾有所為

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規。誠。}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知。言。}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

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着。墨。不。繁。而。婦。德。已。見。銘。詞。可。哀。不。在。語。言。之。中。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
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
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亦
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
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
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
鱗而號。狐狸以下凡五轉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
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

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
 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
 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
 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
 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
 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
 其私。

朝無君子。斯文失傳。為天下慟也。叙兩世見知於
 公。哭其私也。末語收拾通體。而情韻幽咽。自然惻

惻感久。

增訂文獻考

卷二十四

三



